



一年好时光

A GOOD YEAR

〔英〕彼得·梅尔 / 著 乔艾 / 译

英国著名作家彼得·梅尔的最新小说
当普罗旺斯笼罩层层疑云
当葡萄酒遭遇恋恋深情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年好时光

A GOOD YEAR

〔英〕彼得·梅尔／著
乔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年好时光/(英)梅尔(Mayle, P.)著;乔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
书名原文:A Good Year
ISBN 7-5327-3661-X
I. 一... II. ①梅... ②乔...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1386号

Peter Mayle

A GOOD YEA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图字:09-2004-061号

一年好时光

[英]彼得·梅尔 著
乔艾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20 印张 11.2 插页 2·字数 16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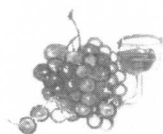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册

ISBN 7-5327-3661-X/I·2079

定价:20.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离开阴冷、潮湿、又刚刚剥夺了他工作机会的伦敦，去阳光明媚的法国南部当然充满了无限的诱惑力。同时，他也充满好奇，不知道儿时所熟悉的那块土地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老房子真有记忆中的那么大吗？房子里是否真的充满了记忆中那股薰衣草的味道？夏日午后的声音是否依旧，村子里的姑娘是否仍然美丽？

1



他从酒瓶里倒出最后的一点伏特加，看着窗外的暮色使一切都变得隐约起来。明天他将在异国的土地上看到日出和日落，说不定还能躺在属于他的异国的床上。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他将电话答录机上的留言改成：“我去法国了。六个月以后回来。可能。”

1

One



3

正是伦敦的酷暑。麦克斯感觉落在他身上的雨点都有些热烘烘的。他沿着洛特蓝德路，跑进海德公园。灰蒙蒙的晨雾中，已经有不少人在晨跑。在早餐前让身体受一点罪是这些人共同的想法，而且对此怀有坚定的决心。他们的脸上湿漉漉的，挂着汗珠和雨珠，他们的双腿每跑一步，都从地上溅出一串泥浆水来。

在这样的天气里坚持跑步的人无疑都是最狂热的跑步爱好者。对于那些脸颊粉粉，腿脚轻盈，常常搞得麦克斯心神飘移的年轻女孩们来说，在这样湿答答的雨天出来跑步实在没有那个必要。那个常年驻扎在公园露天舞台后的树丛下的闪光信号灯也被浇得没了发光的兴致。没了兴致的还有那两个平日里喜欢窜到每个路人的脚跟前东嗅西嗅的小猎犬，和那个跟在它们后面跌跌撞撞、不停向人赔不是的主人。

太湿了，也太早了。麦克斯最近上班有点迟，常常七点半才到办公室。他的老板和对头，埃米斯先生，不是很满意。不过这个早晨就不一

样了，麦克斯对自己说。他偏要比他到得早，要故意让那个讨厌的家伙看看。这是麦克斯职业生涯的一大问题：他喜欢这份工作，可讨厌和他共事的人，特别是埃米斯。

在弯道尽头转了个身，麦克斯朝着阿尔伯特纪念馆的方向往回跑，思绪回到了前一天。有一桩并购生意他已经谈了好几个月了，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到手一大笔奖金，足以打发那个唠叨的西装裁缝。更重要的是，这笔钱应该足以解他的银行之忧了。他透支很厉害，先有银行职员絮叨，接着就是信箱里出现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催款单，时时提醒他今年的收入太差了。但转机就在眼前，对此麦克斯颇有信心。随着心中涌起的那股美好的期望，他一鼓作气从公园跑出来，回到公寓门口，抖了抖身上的雨水，走了进去。这是一幢乔治风格的大楼，房产商重新分割了里面的格局，把房子改造成了高级单身公寓。

4

门房是个矮小的男人，面如白纸，好像常年生活在地窖一般。他停下了手中的吸尘器，咬牙切齿地看着麦克斯在地毯上踩出的那条沾满泥浆的湿印子。

“你总有一天要把我害死！看看你带进来的泥浆水，全粘到我的吸尘器上去了。”

“对不起，伯特。我又忘记在进来前把鞋子给脱掉了。”

伯特不屑地哼了一声。每次下雨，两人都要进行同样的对话，而对话也总以同样的问句结尾：“那，今天有什么好消息吗？”伯特热衷于炒股票，一直期盼着获得内部消息，一炒而致富。

麦克斯站在电梯口，举起一个手指到唇边，故作神秘地说，“低买，高售。谁也不告诉。”

伯特摇了摇头。这个滑头的臭小子。算了吧，毕竟他是这幢公寓楼里唯一记得他生日、送他威士忌的住户，而每逢圣诞，他给的红包总是厚

厚的。伯特一边来回地推着他的吸尘器消灭那道泥浆水印子，一边想：其实他真不是个坏人。

麦克斯住在二楼，房间只装修了一半。一个搞室内装潢的朋友曾把他的公寓比做“一曲未完成的交响乐”。目前，除了睡觉以外，公寓基本不派其他用处。有两个画框，镶着不赖的现代画，靠墙放着，零落的几件线条感极强的前卫家具，一套半新不旧的音响影视设备。除了门口那堆跑步鞋，麦克斯没有在这套房子里留下什么个人印记，尽管已经住了两年。他走进那个几乎没有用过的小厨房，打开冰箱，里面除了一瓶伏特加和一罐橙汁外，别无他物。他拿出橙汁走到卫生间。

热洗澡水，冰橙汁。跑步后的沐浴对他而言是健康生活习惯的一个奖赏。超时工作，饮食无序，睡眠不足，而且每周的酒精摄入量总是超标。但还好，他跑步，他年轻。虽然再过几年就要四十岁了，但他告诉自己，到那时候，他会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建立起经济上的保障，生活马上就要安定下来了——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会再次勇敢地尝试婚姻的滋味。

他在镜子里审视了一下自己。蓝眼睛，眼底隐隐有些血丝；深棕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时髦而精神；皮肤绷紧了，颧骨高高的；还没有明显的眼袋和皱纹。踩在卫生间地板上那堆湿毛巾和刚换下的跑步服上，他心里想：生活还不算太糟。

五分钟以后，他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去征服世界。他套上深色西装，里面是深蓝色衬衫，系着深色的领带，手腕上戴着时髦的潜水大手表，手心里攥着手机和汽车钥匙。他在小雨中一溜小跑，钻进了那辆显着他身价的黑色宝马车，往老城区的金融中心开去。他有一种感觉，那笔谈了许久的生意今天终于可以落单了。接着佣金便会到手。有了钱，他会先给公寓添置上家具，然后雇一个清洁工，每天把家里打扫得一尘

不染,再休几天假,赶在度假的法国漂亮姑娘们还没有回巴黎前,开车到圣脱比亚海滩休息几天。收音机里在播报天气——有时有雨,雨量中到大,可能有冰雹——如此恶劣的天气也无法阻挡他的好心情。这一定会是个好日子。

在清晨这样的时段,二十分钟就能开到罗顿兄弟事务所。公司在史莱德-利德街的尽头——“方便去大英银行办事”——事务所的掌门人之一,罗顿兄弟中的老大总是这样对潜在的客户说。公司成立于八十年代末,借着九十年代经济复兴的浪潮发展壮大,收购兼并,成为业内以出招勇猛、手段毒辣而著称的公司。人们都说,年轻的金融专才如果能够到罗顿待几年,活着出来,那么就能够在任何公司生存下去。

车刚驶进老城区,麦克斯的手机响了。六点三十不到。

6 “难道今天早上我们休息不成?”传来了埃米斯的声音。他说起话来有很重的鼻音,且带着挑衅的口吻。还没等麦克斯回答,他又接着说道:“我们需要谈一谈。你能不能在中午前赶到办公室。特蕾西会告诉你餐厅的名字。”

真是一个好日子,麦克斯想。尽管他不得不承认任何有埃米斯出现的日子其实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好日子。埃米斯在纽约待了三年后被派到伦敦事务所当主管。看见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办公室的第一眼,麦克斯就讨厌上了这个人。两人一开始就无法沟通,尽管大家说的都是英语——但他们口音不同。

麦克斯毕业于一个小型的公立学校,生长在瑟里山区一个郁郁葱葱的中产阶级住宅区。而埃米斯则在破落、阴郁的伦敦南郊出生长大,既没有绿化,也毫不舒适。尽管两人的成长地只隔了不到二十英里,但两地的生活好似有两万英里那么远。麦克斯心里常想的是他可不是个势利眼,没有看不起出身不好的人的习惯;而埃米斯心里常想的是童年恶

劣的环境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其实呢,两个都错了。虽然怀着怨恨,但两人又不得不互相承认对方的工作能力。所以,尽管满心不愿意,大家还是容忍了对方的存在。

在地下停车库找到自己的泊位,停好车,麦克斯心里还在揣测为什么埃米斯中午要约他面谈。罗顿事务所的午餐通常是在自己座位上消化的一个三明治,而且在此过程中眼睛是不离开电脑的。用埃米斯在纽约学来的说法,每天正儿八经吃午餐的一准是那些干不出什么业绩来的人。然而他今天居然准备请他像模像样地吃顿午餐,在饭店里,而且看来是用刀用叉的那种,这真让人有些好奇。麦克斯从电梯走到自己的办公桌,一路上都在想这个问题。

罗顿事物所占了一整层楼面。除了合伙人两兄弟的办公室用了桃花心木家具和皮沙发,其他各处一律显示了公司讲求实际的精神:不求美观,不求花哨,一切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准则——办公室无异于是制造金钱的生产车间。两兄弟常常把客户带到他们的办公室,称那是引擎室,然后指着玻璃墙外员工们办公的地方:“那里是我们的员工,他们有这个城里最好用的四十个商业脑袋。看,他们正在替你们想问题呢!”

7

打了一个电话还不放心,埃米斯还给麦克斯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再次强调午饭不要迟到。麦克斯的目光从电脑屏幕转向埃米斯的办公室。那是一个用玻璃隔出的小间,通常可以看到埃米斯持着电话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但这个早晨他不在办公室。麦克斯心想:这个混账家伙一准是在某个地方吃早餐,或者是请了假去参加提高演讲技巧的培训班。

麦克斯脱下外套,开始工作。他又查看了一遍泛艾克斯和利逊贝尔两家公司的财务数据。他正向罗顿的两个大客户兜售这两家公司。根据他的计算,如果交易成了,他拿到的佣金应该可以超过英国首相一年的工资。他检查了一遍交易的细节,又检查了一遍,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直接向合伙人兄弟汇报这桩潜在的买卖了。合伙人可以介入进来，而他就可以一夜暴富。他靠到了椅背上，伸了个懒腰，看了眼手表。一晃已经十二点多了，他突然意识到：他还不知道埃米斯把午饭安排在什么地方呢！

麦克斯穿过办公室，走到特蕾西的角落。特蕾西是个生性活泼、穿着讲究的年轻女子，驻守在埃米斯的办公室外。她原是埃米斯的秘书，最近被提升为私人助理（办公室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她的提升是和埃米斯在巴黎度过了一个肮脏的周末以后的直接产物）。可悲的是，她被这小小的提拔冲昏了头脑，真的以为自己不行了。

麦克斯趴在她的办公桌一角，冲着后面空空的办公室扬了扬头。“我们还一起吃午饭吗？或者他忙着在证券交易所里兴风作浪？”

8 特蕾西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像是要给他开一张违规停车的罚款单。“埃米斯先生约你在丽顿酒窖餐厅见面。十二点三十分整。不要迟到。”

麦克斯不由地扬起了眉毛。所谓的酒窖原来是丽顿市场的一个仓库，最近被改造成一个时髦的酒吧餐厅，并很快获得了都市新贵们的宠爱。午餐时分，那里总聚满了从办公楼赶过来的白领精英们，要么大嚼牛排，要么大口饮酒，好像是要为午餐后漫漫的艰苦工作做好足够的准备一般……就是这样一家砖墙裸露在外、地板上散满刨木花的餐厅，不知怎么就成了偌大的伦敦城里最贵、最时髦的餐厅之一。

“那岂不是让他破费了！”麦克斯说，“知道他要谈什么事吗？”

特蕾西自顾自低头整理办公桌。“不清楚，”她说。她漫不经心的样子让麦克斯怀疑她的诚意，不禁火从心起。

“特蕾西，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但又不敢问。”

她抬起了头。

“巴黎怎么样?!”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原来，大家猜的一点没错。麦克斯转过身，拿起外套和雨伞，扬长而去。外面还在下雨。街上的情形让他略略有些焦虑，满街都是撑着超大尺寸高尔夫伞的人，因为那样很时尚。一把把撑开的伞像一朵朵巨大的蘑菇，在街道上游荡，把上街沿的路面都给堵塞住了，走起路来特别困难。看来他要迟到了。

果然，他走进拥挤的餐厅时，发现埃米斯已经坐在那里了。他在打手机。看来，华尔街的那几年让他至少学会了一样本事：如何穿戴得花里胡哨。明亮的、镶白领圈的条子衬衫，鲜红的背带，印着牛和熊图案的领带——如此活泼的穿着和他阴郁的脸庞、刻薄的嘴唇以及囚犯式的短发实在是不相称。而且，不管穿什么，他看起来总像是个流氓。但他确实有做生意的天分，这就是为什么罗顿兄弟非常喜欢他的原因。

9

他结束了通话，指了指手表——那是一只金黄表面、体积巨大的潜水表，表面上有好几个旋环：一个用来测量水深，一个测算时差，此外还有一个特别功能：记录纳斯达克指数的涨跌。“你，怎么回事？迷路了？”

麦克斯从桌上的酒瓶里给自己倒了一点酒。“对不起，”他说，“丽顿街上的雨伞把路给堵着了。”

埃米斯哼哧了一声，把脸转向一个服务小姐，并迅速变换了脸上的表情。“亲爱的，你知道如何使我快活起来，对不对？”他朝着小姐又是挤眉，又是弄眼。“一份上等的牛排，八分熟，我讨厌血淋淋的东西。办公室的斗争已经够血淋淋的了。”服务员尽力挤出一个笑容来回应他。“还要一些薯条。甜点我要一份奶油布丁。明白了吗？”这时候他的手机又响了。趁着他讲话的当儿，麦克斯迅速地点了一份羊排和一份色拉。

埃米斯放下电话，喝了一大口酒。“好吧，该告诉我泛艾克斯和利逊

贝尔公司的交易做得怎么样了？”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麦克斯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所掌握的两家公司的财务数据、预测、对于管理他所做出的分析、公司资产剥离和重组之利弊等等。他从年初就开始做这个项目，花费了不少精力。埃米斯一直在吃东西，时不时在盘子边的笔记本上做一点笔记，既不提问，也没有做任何评价。

终于，麦克斯讲完了，盘子里的羊排汁已经凝固住。他把盘子往前一推，“这就是你约我吃午饭的原因？”

“不完全。”埃米斯用一根牙签在嘴巴里摸索着。他故意放慢语调，好像存心要吊起麦克斯的胃口一样。

10 服务员过来把两人的盘子撤下，这像是一个埃米斯等了许久的行动信号一样。“罗顿兄弟找过我，”他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担心。”

“你什么意思？”

“你的工作表现，我的朋友。你的业绩。今年一年，你好像一笔业务都没有做成。真是可悲啊。”

“你知道我过去六个月都在忙些什么——我刚才不是全告诉你了吗？！”麦克斯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的声音。“这样的生意不是几个星期就能做成的，你应该最清楚不过了。我需要时间。”

服务员端上埃米斯的焦糖布丁。“好了，你就不要争了。再争也没有用。你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吗？”他看着麦克斯不住地摇头。“你的个人生活。太多的夜生活，太多的酒精。你已经失去了杀手们应该有的冲劲。”说完，他拿起勺子，叉向布丁的正中。

“胡说！你知道自己在胡说。我和那两家公司都谈得差不多了。这桩生意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了。”

埃米斯抬头看看他，下巴上沾了一点点黄色的奶油。“关于这一点，

你倒是说得不错。”

“你什么意思?”

“我接手了。”埃米斯又舀了一勺布丁,并发出嘎吱嘎吱咀嚼焦糖薄片的声音。

麦克斯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那我们都听听罗顿兄弟怎么说。他们……”

“太晚了,小子。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今天早上他们授予了我这样做的权力。”

大半年的辛苦付诸东流。更糟的是,他该得的佣金全部流到了埃米斯的银行账户上,而他自己呢,拖欠的房租正越滚越大,银行套在脖子上的绳套正越收越紧。“你没有权力那样做。这简直就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偷窃!”

11

“你以为你在什么地方?这是做生意,做生意就是这样的。不讲情面,心狠手辣,这就是做生意。算我帮你一个忙吧,我有一家小工程公司的内幕消息,但我没有时间去处理。你可以接过去做。”

一个久远的记忆突然在麦克斯的脑海中跳了出来。那是叔叔亨利给他的一个有关生活的教导: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亡。麦克斯心里拿定了主义。“我能够接手,对不对?我可以一步步把资产重组的细节都做出来,一切都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又要遭殃了。你是这个意思吗?”麦克斯冲着他嚷道,“去玩你的那些阴谋勾当吧。我再也不会为像你这样无耻的小偷打工了。”

麦克斯推开椅子的时候,埃米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一切按计划进行;事实上,比计划的还要完美。他已经获得了详尽而及时的情况说明,而且,由于麦克斯的主动辞职,公司无须支付他的离职费用。完美无缺!“随便你了,”他说,“那是你自己的决定。今天晚上之前你把办

公桌清理干净,就这样。”

麦克斯站了起来,但埃米斯还没有说完呢。“你是不是还忘了什么,朋友?公司的汽车?”他伸出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现在就想收回汽车钥匙。”

麦克斯站直身体,迟疑了片刻……然后只听哐当一声,车钥匙落在了埃米斯那盆吃了一半的布丁正中。

直到看着他完全走出餐厅,埃米斯才拿出手机,拨通了特蕾西的电话。

12 走回办公室的路上,麦克斯心里喜忧参半。他为刚才自己卤莽的辞职之举而忧心忡忡,而另一方面,他又很高兴自己能够有勇气这样做。没错,在这种时候失业对他的财政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可一想到马上就能彻底摆脱埃米斯无休无止的纠缠,他又觉得好受许多;但一想到那笔插翅而飞的巨额佣金,他给自己的安慰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他的处境不妙,他需要马上找一份新的工作。他决定利用在罗顿兄弟事务所的最后一个下午,打些电话。说不定应该去纽约碰碰运气。

但回到办公室,他发现自己几乎无法走近办公桌。特蕾西和两名安保人员正在那里等着他的到来。

“我的天,”麦克斯愤怒地叫道,“你们这是干什么,难道觉得我会把地毯剪个大窟窿不成?”

“正常的离职手续而已,”特蕾西回答。她转过头去对安保说,“看着他东西整理好,然后向我汇报。”在离开之前,她笑眯眯地看着麦克斯,“午饭怎么样?”

麦克斯环视了一下那曾经属于他的小小的办公区域。有什么是他可以拿走的呢?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他放在这里最多的是他的时间,几乎所有清醒的时间。此外,还有什么是可以拿走的呢?那些储存文件

的软盘吗？肯定不行。罗顿事务所的笔记本？送给他还不要呢。还有什么呢？想不出来了。他朝两个安保耸了耸肩，“你们有什么想要的尽管自便。”

走到利德街上，他看到一辆空出租车正从雨中开过便习惯性地扬起手。突然，他意识到自己失业了。他已经不记得上次搭乘地铁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这将是新的体验。踩着满地的雨水他向地铁站走去，潮湿的气息从鞋底渗上来，传遍全身。

公寓里的一切更让人沮丧。麦克斯蹬掉鞋子，扯下袜子。午后铅灰色的光线——看上去更像是冬天而非夏日——透过玻璃窗渗进来。电话答录机上的红灯闪个不停。

“你这王八蛋！昨天晚上你到哪里了？我这辈子从没有那么尴尬过。那些可恶的男人手脚都不干不净。如果你……”

13

麦克斯皱了皱眉，摁下停止键，中断了还没有说完的留言。昨天工作晚了，他完全忘记自己还约了一个女朋友去切尔西的一个会员酒吧约会。他和里面不少会员相熟，想象得出那帮家伙看到一个漂亮可人的陌生女郎出现的时候，会如何用过火的热情去搭讪。老天，他最好马上订束鲜花，写张抱歉的卡片给她。

他拉掉领带，脱下西装，把自己横在了沙发上，所有的力气和仅存的那一点点乐观好像都在慢慢离他而去。他的生活真是一团糟。打开电视，屏幕上全是些垃圾节目。他打起了瞌睡，迷糊中，他梦见自己把埃米斯摁在奶油布丁中，让他窒息而亡。

电话铃把他吵醒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几个小时过去了，可屏幕上那个打高尔夫球的家伙好像没有取得丝毫进展。他关掉电视，拿起电话。

“总算找到你了。我给你办公室打过电话，他们说你早走了。你怎

么了？”

是查利，他最亲近的朋友，同时也是他前妻的哥哥。

麦克斯打了个哈欠。“我还行。哦，不……实际上，我糟透了。今天是个倒霉的日子。”

“一切都会过去的。今天晚上，你和我将一起庆祝查利·威利斯的升职。房产界的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公司今天下午正式通知我，我被提升为公司的合伙人！他们说公司需要年轻的血液：房地产业在变化，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诸如此类。”

“查利，真有你的！恭喜你了。”

“嘿，那你还坐在那儿干吗。赶快出来吧，和我一起解决这瓶香槟。”

“你在哪里？”

14

“我的一个老客户新开的酒吧，在诺丁山，波托贝洛大街上，酒吧的名字叫品乐——酒吧棒极了，好酒如林，美女如云。她们正在我眼前飘来晃去呢，眼睛都看花了。”

麦克斯禁不住微笑起来。他放下电话，走进卧室去换衣服。自从他们学校里认识以后，查利一直是他的开心果。看看窗外，雨已经停了。他感觉精神好了许多，走进电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在吹口哨。

走出大堂的时候，他查看了一下信箱。和往常一样，里面无外乎是些账单以及商店、餐厅和酒吧的直邮广告；但今天里面还有一封贴着法国邮票的信。信封的左上角是个小小的正义女神的画像，信封下写着寄信人的名字和地址，好像是法国某地的公证处。麦克斯正准备撕开封口，但转念一想，还是等会儿坐地铁无聊的时候再拆吧。他把信封塞进口袋，把其他信件依旧放回信箱里，然后朝着地铁站走去。